

思想者的足迹

池
明
观

[日] 堀真清 / 著
刘星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思想者的足迹

池田明观

[日] 堀真清 / 著
刘星 / 译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者的足迹: 池明观/ (日) 堀真清著; 刘星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12 - 4502 - 4

I. ①思… II. ①堀… ②刘… III. ①池明观—哲学
思想—研究 IV. ①B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1719 号

图字: 01 - 2013 - 5001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思想者的足迹——池明观
Sixiangzhe De Zuji—Chimingguan

作 者 [日] 堀真清 著 刘 星 译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 wap1934. com](http://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7¼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15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502 - 4

原版书号 ISBN 978 - 4 - 657 - 10208 - 9C333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池明观的足迹	9
序言	9
生于平安北道	12
在平壤高等普通学校就学	14
太平洋战争及解放	15
在朝鲜战争的战火中	20
回归信仰	21
“4·19”学生革命运动	26
访问东京与旅居美国	32
参加韩国民主化运动	36
绑架金大中事件	39
致日本基督徒	44
从比较文化史到东亚和平史	49
光州事件	62
回国后对民选政权的期待与失望	63

安魂之旅	67
开拓文化交流——如何清算过去	69
韩国社会的变化与异乡人	74
第二章 来自韩国的通信.....	82
《来自韩国的通信：1972 年 11 月至 1974 年 6 月》	
（第一集）	84
《续 来自韩国的通信：1974 年 7 月至 1975 年 6 月》	
（第二集）	99
《来自韩国的通信：1975 年 7 月至 1977 年 8 月》	
（第三集）	112
《军政与受难：来自韩国的通信之四》	
（第四集）	129
第三章 信仰与思想	151
基督教的精神	151
胜利与败北的悖论	154
韩国的教会	157
民众的神学	162
残酷的资本主义文化	166
知性的历史与史书	168
读书方法与汤因比	170
历史教科书与吞并韩国	173
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	179

雅斯贝尔斯的人生哲学	187
布洛赫对死的思索与丹尼森的故事哲学	189
罗莎——善良者的战斗	192
阿伦特的政治、文化、教育论	194
拉斯基对人生的思考	197
歧视的问题	198
薇依的参与社会与虔诚信仰	200
大江健三郎与三木清	202
终 章	206
附 录	212
座谈会：与池明观先生的对谈	212

序 章

2009年10月，为了准备在韩国春川市的翰林大学校的致词，笔者曾草拟了一篇题为“池明观的为人与业绩”的发言稿。现冒昧献上全文，以为代序。

今天，以翰林大学校日本学研究所为中心，大家聚集一堂，探讨现代韩国历史上伟大的知识分子池明观的人生、思想与足迹。这一计划成为现实，不仅仅是要对某个人进行批评或赞扬，也给了我们一次从学术上再次探讨韩国社会和历史的珍贵机会。作为能够参与这次活动的来自邻国的学者，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从40年前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和池明观先生的交往。池先生在日本寻求政治避难后不久，我就通过林茂先生（现已去世，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史专业，曾在京城帝国大学^①任教）结识了池先生。随后，在我的宿舍里，我们二人曾一边吃着烤鸡肉串、对饮啤酒、一边畅谈时事，池先生还在我的婚礼上致辞祝福。这些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与池先生的邂逅对于我、一名学者，更是一个日本人而言无疑是至上的荣幸。我必须感谢池先生，如果没有结识池先生，我

① 日本在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在汉城创立的朝鲜半岛最高学府。

的研究内容只会是现在的一个零头。为了表达对池先生的谢意，我撰写了《思想者的足迹——池明观》，希望作为一本学术性的评传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值得庆幸的是，拙著的韩文版即将出版^①，这实现了我的期望。在此，谨向翰林大学校以及日本学研究所的各位先生、同仁致以深深的感谢。

我当然希望各位能阅读拙著的韩文版，但在此之前，我想简单汇报一下我与池先生的关系以及池先生评传的整体思路及写作意图，作为大家阅读拙著的介绍。

我是在池先生的激励下开始日本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的。尽管在数量上难以说多，但在研究中的确也自认包含一些池先生所指出的思索，比如日本学者应重视什么课题、应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等。

与韩国一样，日本也有很多深受池先生影响的学者。而对于我来讲，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诲就是，学问必须是充满生机、与社会相通、与社会共呼吸的。当然，学问原应如此，但是在今天的日本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却很难得到实践。一流行国民国家论大家就一哄而上、一提起近现代的超越与克服大家也都说是，谈到东方主义，大家马上群起而应之，研究随着众人的关心而波动，五年一个周期，或者都不到五年研究对象就过时了，于是大家又去追踪新的时髦之物。这样的研究倾向在日本十分明显。也就是说，不脚踏实地、而只借助舶来品解决问题的情况很多。别搭不上顺风车这种心态的业绩主义、和别人

^① 韩文版已于今年出版。

做同样事情的全体主义所带来的安心感在学界弥漫。大多数研究并不清楚为何要研究这一课题，为何要如此进行研究。我对一些学者的这种研究态度持有疑问，因为这种研究不可能有助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

除了这种倾向，通过统计就能搞清楚政治真容的错觉也在蔓延。正如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所警告的那样，数字和统计中间并不存在思想，代表这些数字统计意义的主体必须存在其中。尽管如此，但凑巧用了某个国家的分析方法却可能突然取得成果，一举成名。我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只能先有了坚实的学习成果和对研究课题的热情，才可能开始进行有价值的研究。而这些想法都来自于池先生的教诲。

进一步而言，池先生给予我更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即如何保持自我，善待他人。只有在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忘保持自我和善待他人，才可能事有所成。池先生的为人之道对我而言是无价之宝。

我在30多岁时赴美教学。回国后不久，因身体疲劳造成视网膜破裂，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万幸的是右眼的视力总算得以维持，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学习到今天。可以想象，这个时期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而就在这时我得到了池先生的莫大激励。池先生在给我的激励信中引用了圣经中的话：“不要为明日担忧，明日的的事情自有明日自己担忧。一天的辛苦一天毕。”我尽管不是基督教徒，但池先生的鼓励却影响了我的命运，告诉了我应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想，池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吧——与人为善，充满情感。必须说，这种爱人之心与韩国知识分子充满正义感的传统融为一体，促使池先生拿起批判韩国时弊之笔，不断提出对东亚未来的主张。那么，先生是怎样使得自己与人为善的呢？我想这来自于先生的成长历程以及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奋斗与苦难。我不仅可以接触到体现先生思想的著作，更可以触及到池明观个人的心灵深处，真是荣幸万分。说到这一点，我又要回到我的学生时代，当时先生在身心疲惫、对祖国的前途充满迷茫之中，勇敢地站了出来，开始了与军事政权的斗争。这些都体现在先生的《来自韩国的通信》和其他众多的时事评论中。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政治学的力作必须是斗争的产物。《来自韩国的通信》等先生的著作不仅是珍贵的时代证言，我想，将来也必然会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与每时每刻都在与严酷现实作斗争的先生相比，可以说我只是一名脱离现实、“纸上谈兵”的研究者，那么我和先生是因何走在一起的呢？实际上，先生在研究上给予了我各种形式的指导，其中，先生曾提到过日本人在精神深处仍然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思想且根深蒂固，如何加以克服将是一个重要课题。这实际上成为了我研究和学习的主线。

从那以后，我就关注这一问题，并以日本法西斯主义为主题写了一本书。此外，还考虑过如何能让超越不了国家主权（思维）框架的日本人改变思维模式，并且以此为切入点，研究探寻着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的足迹。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拉斯基提出了国家主权到底为何物的质问，并由此提出多元社会的理论，从而成名。在随后欧洲法西斯主义势力渐强的风潮中，拉斯基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对文明社会的威胁。为了对抗法西斯主义，他提出了“同意的革命”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意的革命”就是指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流血与牺牲，而是通过各国特权阶级的让步，使得因科学发展成为可能的富有经济可以为所有人共享的重大社会变革。拉斯基的这一思想反映在他的著作《我们何去何从》(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1940) 之中。

我将这本著作翻译成了日文，题为《超越法西斯主义——政治学者的斗争》，原来的书名是《我们何去何从》，也就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书名立即会让我们想到遭到暗杀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牧师在 1967 年也出过一本同名著作并鼓舞了很多。可见，现实中生存就是在思想和理念中生存，可以说他们是站在同一个思想地平线上的。

在现实中做学问，池先生的这一教导直接导致了我对拉斯基的关心。此外，拉斯基的书也是企鹅丛书的畅销书，包括与拉斯基关系亲密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内的很多美国人都读过。很多英国人也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力量，与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被法西斯蹂躏的欧洲大陆各地人民也从中看到了解放的希望。

创作《来自韩国的通信》等著作的池先生也与拉斯基、马

丁·路德·金牧师一样，面对人们苦恼纷多的生活，蔓延着的社会不公，以及无法超越国家主权束缚的现实，如果不考虑希望克服的问题以及各自开展活动所处的不同时代与场所，他们都在进行着给予人们希望的工作。

先生所期望的首先是祖国从军事政权中的解放和实现民主化，其后追求民主主义的不断发展，将韩国建设成一个可以享受自由、安定与繁荣的社会。

其中还包含着仅仅靠韩国国内的变革而无法完成的因素。这就是民主化可以成为与邻国日本实现和解与合作的基础，也就是从文化和精神上实现相互理解。

我认为这种努力就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存与合作为中心建设韩国。先生从《来自韩国的通信》开始进行写作，在日本各地举办的大大小的集会上发言，以及在大学举办讲座和授课等等。这一系列的奋斗正是体现在一点上，即先生作为韩国社会的一分子，希望能对《我们何去何从》中的设问和责任有所解答，并将这种责任传递给我们并与我们分享。

如果课题仅仅是从军事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解放，那么可能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先生的视野更为广阔，眼光更为深远。在先生进行的这些活动中，特别注重了对韩国文化与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东亚和平的条件探索。

韩国的文化与精神传统优秀、坚强且富有人情。而我的理解是，作为邻国的日本人了解这一点正是通过先生的思想及学问。池先生一直主张，应让双方认识到对方在政治经济的底层蕴藏着的文化与精神，从而互相发展体现人类本性的文化精神财产。

在这一问题上，先生通过与神学学者拉因霍特·尼布尔、历史学家汤因比、哲学家阿伦特、日本的哲学家三木清及文学家大江健三郎等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进行对话，从中摄取营养，并进一步发展、深化着自身的认识与理解。

如同韩国三一独立运动宣言所表现的一样，池先生的设问基于普通人的思想与精神。这种精神鼓舞了很多日本人，其中有些成为推动日韩关系的新的中坚力量，而相互理解和合作也应得到了深化。当然，现在评论、研究韩国的日本人也有很多，但其中绝大多数或是将韩国赞誉为“崛起之龙”，一味站在韩国政府和经济界的立场上；或仅仅是对邻国（韩国）的深深厌恶，并没有多少深邃的内涵。同样，韩国对日本的评论与研究恐怕也是如此。

在先生之前，还没有人可以从双方的视点观察两个社会各自的个性与问题点。他们的观察只是纸上谈兵或杯盏交觥后的产物，这样他们既不可能知己而知彼，也不可能不知彼而知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先生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正是由于先生不得不长期滞留在日本这一段韩国历史的插曲。但是先生的这一命运却使他成为了一位建立两国未来纽带的人。先生回到韩国后，担任了贵大学日本学研究所的所长，成为理解日本的领头人，这将是韩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一直认为，在韩国从事日本研究实际上也就是韩国研究。因为，如果没有对本国深厚的爱，归根到底是不可能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我希望贵研究所不仅能够引领日本研究，还应成为韩国的知识中心。这对于继承池先生的活动与理念是最好的方法。让

我们来一起努力去培养可以传承这一精神的新一代人才吧。

以上我阐明了先生的业绩和经历对韩国人以及邻国的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大家能够看笔者为先生的言行所作的评传，将不胜荣幸。由于我学疏才浅，书的很多内容只是记录了先生的言行，但考虑到今后还将写作池先生传记，也就先冒昧地汇集成册了。

池明观不仅是韩国的，也体现了来自于社会实践的亚洲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良心。本来，我希望能有某位英语圈的作者向世界各地传递这样的信息，告诉世界亚洲存在着这种充满活力的思想与精神，并且也存在着将上述思想精神继承发展的动力与思潮。这不是昔日狭隘的亚洲主义，要让世人知道存在着普世性的亚洲智慧与知识。作为其中的一环，这次翰林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丛书的一本，拙著《一位流亡者的记录——池明观》的韩语版与日文版同时发行，笔者深感荣幸。

本着宣传池先生，并将先生的事迹发扬光大的想法，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向日本学研究所所长徐禎完先生、负责整体翻译工作的梁基雄先生、从事具体翻译的安正花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并祝池先生、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位老师研究顺利，研究所的事业蒸蒸日上。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聆听。

第一章 池明观的足迹

序 言

1987年，韩国颁布了《民主化宣言》。为了这个宣言，很多韩国人与韩国的军事政权进行了长期斗争，甚至献出了生命，为实现今天的韩国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一位韩国人像池明观一样，在这场斗争中传递着韩国的实情，唤起日本主流媒体的关注，并始终作为两国社会沟通的桥梁，一生致力于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开拓两国和解的道路。

从池先生在日本开始流亡生活起，笔者就结识了池先生，至今已有40余年。从散漫的大学生直到执起教鞭的大学教师，笔者都在与先生的会面中承蒙教诲。对于我而言，池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但出于写作需要，下文将省略对池先生的敬称。

池明观是一位既自豪于其朝鲜民族的身份，同时又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致力于思索东亚的现状与未来的超越国境的新型亚洲知识分子。2006年8月15日在题为“终战日随想”的采访中（《高知新闻》）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境界。

又迎来了“8·15”这一天，这也是第61个终战纪念日。如

果说战争结束又迎来了和平的日子，那么这一天应该举手以示欢庆，但是如果看到东亚的现状，那么就无法轻松地持乐观态度了。

7月5日凌晨，朝鲜发射了七枚导弹震惊了世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朝鲜的议案，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本身就象征了这个地区离和平与发展还有多远。

不仅如此，本地区主要国家日本、中国、韩国的首脑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坦诚对话了。这被认为是由于中韩两国对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异议所致。这说明三国首脑对未来东亚的蓝图并没有一致的认识。

有关这一点，抛开日本过去对亚洲进行统治的历史是无法思索的。如果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构筑新的历史，那么失败是必然的。在战后的历史中，日本对8月15号的认识已经从过去“败战”（战争失败）的想法转变为“终战”（战争结束）。而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却依然将这段历史作为“解放”。

败战可以说还包含着对没有取得胜利的懊悔之心，而解放则一定包含着对压迫者的怨恨之意。因此我在思考东亚的未来时就联想到，今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毫无顾虑地都使用终战这个词呢。在回顾战争时，我们都可把它看成是愚蠢的行为，在经历了那样的时代后，今天的我们迎来了东亚的新时代。

在这里，终战这个词汇不仅仅是指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的历史，指明了必由之路，即也为我们东亚不再有战争，而只有和平与繁荣。这也是一个改变思想的事情。实际上中日韩三国关系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大转型。

近代以前，中国掌握着东亚的霸权。比起武力，这种霸权可能更体现在文化上。近代以后霸权转移到了日本，日本的霸权同欧洲的统治一样是以军事为背景的。上述两者无论哪种都是支配者处于顶峰的金字塔形的秩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从根本上是无法避免的。

东亚现代史能否超越、克服过去的历史，形成中日韩之间的平等关系呢？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就意味着在这个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不同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如果中国成为大国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这可能也同时意味着东亚各国要向中国提出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今天东亚的混乱是不是也可以被看成是走向新时代的黎明前黑暗中的摸索呢？如果这真是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动向，那么毫无疑问，就应该向中日韩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贫困和弱小地区伸出合作与援助之手。

如果是8月15日，那么就可能会容忍去描绘这样的梦想。我们想乐观地去展望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没有乐观就不会有行动。而更想强调的是，构筑历史前景并去付之于实践首先必须从民众开始。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长期流亡日本的池明观比常人更理解日本社会，加上他接受的欧美思想以及朝鲜的传统思想，使他成为一名可进行合情合理批评的出类拔萃的观察者。更重要的是，作为基督教徒的池明观用他的诚实、宽容和善良在众多日韩两国的民众之间建立了友情与信赖。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与朴正熙军事政变后的韩国军事独裁